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唐五代诗考论

□ 彭万隆 著

贞元八年「龙虎榜」传统、经典与元和诗歌 元和削藩与元和诗歌
唐诗人「九命说」笺证 初唐咏物诗论 黄滔行年考 《登科记考》订补八则 五代诗歌研究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唐五代诗考论

□ 彭万隆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诗考论 / 彭万隆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308-04769-5

I. 唐... II. 彭...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②古典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934 号

唐五代诗考论

彭万隆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王 萍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92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书 号 ISBN 7-308-04769-5/I·170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唐五代诗考论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本书出版得到

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资助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省重点学科资助

特致谢忱！

序

肖瑞峰

万隆博士所著《唐五代诗考论》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即将出版，索序于我。固辞不得，聊书寸感，以贺其成。

唐诗研究向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开拓既深，创获亦多，在前贤时彦早已精耕细作的情况下，拓展出一片新的学术空间来树藩播篱，实属不易。万隆硕士阶段师从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学锴、余恕诚教授，得其指画，茅塞已开。硕士学位论文《五代诗歌研究》当时已属拓荒之作，其部分章节以《引商刻羽 风流未泯——五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及《逸韵流风 踵唐启宋——五代诗歌的艺术特征》为题发表后，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收入《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实已为学界所注目。另文《黄滔行年考》则填补了唐末五代作家考证中的一项空白，亦为学界所称引。随后从我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师门逼仄，未易腾身，而其好学深思，锐意进取，却一如旧时。其研究畛域大抵仍以唐五代为限，而尤聚焦于元和前后。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元和诗歌研究》，当时深得答辩委员会好评，依稀记得决议中有“取精用弘”、“创获良多”等语。

本书即以《元和诗歌研究》为主干连缀而成。避熟就生，视角独到，是其主要特色之一。譬如，元和诗歌虽然代有研究，近二十年间专题论著更是屡见不鲜，但多为拘囿于韩、孟、元、白之伦的作家作品论，或锁定于怪僻、平易、豪雄、诡谲之嗜的风格流派论；对于作为中国古典诗史流程之关键性时期的元和诗歌的整体研究，固亦有着先鞭者，但有待深入研辨的问题仍多，换言之，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作者试图对元和诗歌进行总体观照和全面把握，却不作面面俱到式的条分缕析，有意避开他人已论述较多的元和诗歌的新变、游幕之风与元和诗歌的关系等问题，而致力于探讨他人较少涉及的传统、经典与元和诗歌以及元和削藩与元和诗歌的不解之缘，堪称于他人不到处独生只眼。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除了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底以外，还须具备洞幽烛微的作品解构能力，以及穷理究源的理论推导能力，所谓考据、辞章、义理三者兼擅。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达到这一境界。我自度离这一境界尚遥，也

不敢说万隆已际其边沿。但《唐五代诗考论》一书却显示出作者对这一境界的追求。本书独特的研究格局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充分占有和精心梳理的基础之上的,颇见旁搜远绍之功。作者融合旧学新知,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做到文史贯通,考论结合,注重实证,言必有据。我不便对他的研究能力妄加评判,但我可以肯定他的学风是端正、甚至严谨的。

万隆博士毕业以后,就职于浙江工业大学。不久,我也被上级组织部门由浙江大学调遣到该校从事管理工作。而孙力平教授、李剑亮教授、万晴川教授等八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同仁亦先后加盟。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所在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继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又被遴选为重点学科及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去年还荣膺“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万隆此书的出版,既映现出他在学术道路上跋涉的履痕,也多少折射出我们学科成长的履印。唯其如此,我欣为之序。

目 录

1	贞元八年“龙虎榜”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
16	传统、经典与元和诗歌
130	元和削藩与元和诗歌
234	唐诗人“九命说”笺证
280	初唐咏物诗析论
304	《咏怀》、《感遇》、《古风》比较分析
365	黄滔行年考
379	《登科记考》订补八则
387	五代诗歌研究
444	后 记

贞元八年“龙虎榜”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

唐承隋制的科举制度对莫立唐代文明功不可没,尤其是进士一科,文学与政事并重,网罗了大量的人才。最著名的如贞元八年(792)进士科,《新唐书·欧阳詹传》云:“(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绹、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①全榜见于洪兴祖《韩子年谱》所引《唐科名记》:“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其人贾稜、陈羽、欧阳詹、李观、冯宿、王涯、张季友、齐孝若、刘遵古、许季同、侯继、穆赏、韩愈、李绹、温商、庾承宣、员结、胡谅、崔群、邢册、裴光辅、万瑋。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②此榜共录取23人。韩愈后来回忆说:“往在贞元,俱从宾荐;司我明试,时维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群游旅宿,其欢甚焉。出言无尤,有获同喜。他年诸人,莫有能比。”^③既写出了意气风发的同年情怀,又表达了“有唐第一榜”^④的骄傲与自豪。本文拟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等五个方面展开,拾掇起散见在诸载集中、其他场合很难用到而以该榜为线索却粒粒如贯珠的材料,旨在通过剖析这一个案,探索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一

唐人的郡望、里居情况比较复杂,如韩愈即是一例。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张季友、温商、邢册、裴光辅、万瑋不详。见于《元和姓纂》^⑤记载的,卷一:冯宿,“长乐人,后徙东阳”。卷三:齐孝若,河间齐氏;员结,临汾人;胡谅,河间人。卷五:刘遵古,“东平人”。卷六:庾承宣,新野庾氏;许季同,晋陵许氏;季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② 宋·洪兴祖:《韩子年谱》,见吕大防等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③ 唐·韩愈:《祭虞部张员外文》,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版。

同兄许孟容,《新唐书》本传云“京兆长安人”^①。卷七:贾稜,洛阳贾氏;穆贇(按,应为贇),河南人。陈羽,《唐才子传》卷五云“江东人”。欧阳詹,《新唐书》本传云“泉州晋江人”^②。侯继,岑仲勉《金石论丛·侯公墓志铭》云“上谷人”^③。李博、李观,陇西李氏。韩愈,河南河阳人。王涯,太原王氏。李绹,赵郡李氏。崔群,清河崔氏。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东西,从家庭背景看,像李绹、崔群、王涯等明显出身于唐代的著名士族。从地域上看,这个名单还很重要地显示了南方人的出现:像陈羽、欧阳詹和冯宿他们都是地道的南方人,有少数几个如许季同可以断定祖籍在南方,而像李观和韩愈则属于那种祖籍原在北方而后来移居到南方的家庭。

贞元八年的主考官陆贇出身于苏州著名的陆氏家族,通榜的梁肃亦是在“安史之乱”中家道衰落的南迁者。《唐摭言·知己》云:“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公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④所谓“素有人伦之鉴”当然是很玄妙的话,不管它是不是虚构,给我们的感觉反倒是让我们注意李绹、崔群二人有着士族出身这个背景。然而无论从地域观念(南方人),还是从文学才能方面来说,梁肃都应该是李观和韩愈的知己。

欧阳詹是这一榜南方人中的典型。其《与王式书》云:“进士者,岂不言其可以仕进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终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举人,实古今举贤进能之科也。……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⑤写出了南方人所意识到的中央政府科举考试的强烈影响和入京赴举的诸多困难。而《二公亭记》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南而北所经历到的种种激荡:“小子艺忝于文,曾观光上国,去之日,历越游吴;归之辰,逾荆泛汉。会稽之兰亭,姑苏之华亭,襄阳岘首,豫章湖中……山川物象,遍得而览。”^⑥这种感受在唐

① 《新唐书》卷一七五《许孟容传》。

② 《新唐书》卷二一六《欧阳詹传》。

③ 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 后周·王定保:《唐摭言》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⑤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九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 同上,卷五九七。

代的南方士人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欧阳詹是在福建观察使常袞劝导下参加进士考试的。韩愈《欧阳生哀辞》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①自宋以降，不断有人抓住“由詹始”几字责难韩愈说错了。^②其实以“龙虎榜”的影响之大来说，他并未说错；而从“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③的角度看，韩愈更是对的。晚唐黄璞在《王郎中传》中还说：“盖七闽之地，自欧阳詹、王棨为之倡首，相继登上第，遂盛于时云。”^④贞元以后，唐代南方大量类似欧阳詹的士子都奔赴长安举场与中原知识分子争胜较长，南方人的影响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优势，这个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南北文化的融合也让人看到了唐代社会的活力。

二

贞元八年榜中有很多人都会艰难求举。李观《报弟兑书》曰：“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是年冬，复不利见小宗伯。”^⑤陈羽《送友人及第归江东》：“落羽耻为关右客，成名空羡里中儿。”^⑥欧阳詹《送洪孺卿赴乡举序》：“予五升词场，四遭掎摭。”^⑦韩愈自贞元二年至京师，历四举三选，至八年方得一第。而对比李绹，《刘宾客嘉话录》云：“李丞相绹，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徒曰：‘举人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之。”^⑧此处正好说明李绹的家庭背景在起作用。

礼部试后，他们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吏部试或制举。李观于当年、李绹于贞元九年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年，许季同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群中贤良方正科，庾承宣中博学宏词科。贞元十八年，王涯于博学宏词科及第。冯

①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三《欧阳生哀辞》引严有翼注云：“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退之同年进士。此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及观林蕴泉山铭叙，则谓闽川贞元以前未有文进者也。因廉使李鄜公铸兴启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记，中有辞云，纓胡之纓化为青衿。其兄藻与友欧阳詹继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则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长溪薛合之以中宗神龙二年擢第，则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谓由詹始，岂考之未详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新唐书》卷一五〇《常袞传》。

④ 《全唐文》卷八一七。

⑤ 同上，卷五三三。

⑥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 《全唐文》卷五九七。

⑧ 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宿应试未中,王起《冯宿碑》:“又应宏词科,试《百步穿杨叶赋》,虽为势夺,而其文至今讽之。”^①韩愈曾三次应宏词试,“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②。欧阳詹亦四次应吏部试。

据现有材料可以看出他们入仕的情况。李观本年授太子校书郎;九年李绹、十年崔群授秘书省校书郎;王涯于十八年释褐为蓝田尉;欧阳詹始官国子监四门助教。韩愈应宏词未中后,“乃伏光范门求贾耽、赵憬、卢迈辈,希其论荐得官,三上书皆不报。方去京师东归,图幕僚一席”^③。于贞元十二年至汴州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为观察推官。十五年董晋卒,又依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为节度推官,得试太常寺协律郎,十八年才得调选国子四门博士。冯宿吏部试失败后,亦入张建封幕为掌书记。十六年又从浙东观察使贾全辟,后被征为太常博士。张季友守母孝三年后,“选为河南府文学,去官。徐州使(按,为建封子张愔)拜章请为判官,授协律郎。孝权始不痛绝,诏下,大悔,即诈称疾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权疾即日已。试判入高等,授鄂县尉”^④。许季同中吏部试后可能并未授官,“始署西川韦皋府判官。刘辟反,弃妻子归,拜监察御史”^⑤。齐孝若被令狐楚荐为河东观察推官,令狐楚《荐齐秀才书》云:“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字下,且数年矣。”^⑥贞元十七年七月孝若撰《张任夫人李氏墓志》署衔“试太常寺协律郎”^⑦。庾承宣贞元十五年为福建观察使柳冕节度推官,《金石萃编》卷一〇四《皇帝降诞日为国建无垢净光塔铭》下署“摄观察推官、宣义郎、前行秘书省校书郎庾承宣撰”^⑧。韩愈元和四年《祭薛助教文》有“太学助教侯继”,元和十年《祭虞部张员外文》有“河中节度使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但可能不是二人的始官。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通过正规方式得到第一次任命的人都是制科、关试的成功者。在这里家庭背景再一次与个人联系了起来,贞元八年榜那些在正规方式中被第一次任命的人都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这可能不是偶

① 《全唐文》卷六四三。

② 韩愈:《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③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一,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④ 韩愈:《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

⑤ 《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附。

⑥ 此文《唐摭言》卷六载为崔颢撰,误,实为令狐楚,考证见岑仲勉《跋唐摭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

⑦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⑧ 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年版。

然的。他们的整个仕途都比其他人进展顺利,792年的同年中职位升得最高的有三人:王涯、李绹和崔群,他们都官至宰相,从而在中唐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毫不奇怪他们都出身于最好的家族。没有家庭背景的如韩愈,他进士及第后数年间运用各种手段作了无数努力都失败后,迫不得已最终只能选择进入幕府。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说:“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①夫子自道,可见通过非常规途径求仕,“不为得其所”的心理在当时士人、世人心目中是多么明显。

792年榜中许多人都走过入幕一途,其中有几种情形:一是举进士后未能释褐而投身幕府以求仕,如韩愈、冯宿;一是即使通过了特别考试但并未授官,不得已而入幕,如许季同;一是仕途中可能因选原因而入幕,如崔群;一是因才能被召辟至幕府,如裴度征讨吴元济时即罗致韩愈和冯宿入其幕。所以对韩愈说的“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要作具体分析,他指的是贤者居下位,为求仕而屈身于幕府。但在除了入幕则别无他途的情况下,如冯宿在徐州张建封卒后不愿辅佐其子张愔,被奏贬为泉州司户;张季友后悔应愔之辟,竟能“诈称疾三年”,可见所投非人,“不为得其所”的入幕心态更加耐人寻味。若主宾相得,自然有一种风云际会之感,韩愈在裴度幕中的诗文已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

三

唐代科举中的进士同年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最能反映人们眼中同年之情的是元和十四年的一桩事。当年正月,宪宗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师,韩愈上《论佛骨表》冒死切谏,幸裴度与同年崔群力救,得贬潮州。结果执政者怀疑是冯宿草疏,嫉妒宿之才者因宪宗此怒,贬宿为歙州刺史。^② 另如《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绹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诒绹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他说同年无情,乃强自辩解之词,殊非实状,显然这里只能用同年关系密切来解释。

韩愈诗文中保存了大量的与同年交往的材料,下面我们就以韩愈为中心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二《冯宿传》:“会韩愈论佛骨,时宰疑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考察贞元八年榜同年的交游情况。

韩愈与欧阳詹。《新唐书·欧阳詹传》云：“（詹）最与愈交亲。詹先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尝欲率其徒伏阙下，举愈博士。”韩愈《欧阳生哀辞》：“（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詹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会监有狱，不果上。”^①本年冬愈至京师后作诗《驽骥赠欧阳詹》：“喟余独与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为我商声讴。”^②詹亦作《答韩十八驽骥吟》“故人抒其愤，作尔《驽骥篇》。驽取易售陈，骥以难知言。……伤哉昌黎韩，焉得不迍邰？上帝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实将庇群氓，庶此规崇轩。班尔图永安，抡择其精专。君看广厦中，岂有庭前萱”^③来安慰韩愈。詹卒后（约贞元十八年），愈作《欧阳生哀辞》云：“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间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唯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久然后去。故余与詹相知为深。”又作《题哀辞后》：“愈性不喜书，自为此文，唯自书两通：其一遗清河崔群，群与余皆欧阳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方苞说：“退之文，每至亲懿故旧，存亡离合，悲思慕恋，惻然自肺腑流出。”^④他对同年的友谊最能见此忠厚之情。

韩愈与李观。贞元八年及第后，愈作诗《北极一首赠李观》：“风云一朝会，变化成一身。谁言道里远，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⑤十年李观病，韩愈乃作《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以慰之：“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⑥该岁观年二十九而遽凋谢，韩愈作《瘞砚铭》悼之。^⑦十一年撰《李元宾墓铭》，以“才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推崇元宾，而“竟何为哉，竟何为哉”之语更见其痛惜之情。^⑧

韩愈与侯继。贞元十一年，愈三试于吏部不售，上宰相书之前，侯继在自己不得意时仍托同年裴光辅、崔群寄韩愈二书开解慰藉，愈作《答侯继书》：“裴子自城来，得足下一书；明日，又于崔大处，得足下陕州所留书；玩而复之，不能自休。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

②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全唐诗》卷三四九。

④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引。

⑤⑥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⑦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

⑧ 同上，卷六。

寻知足下不得留，仆又为考官所辱，欲致一书开足下，并自舒其所怀，含意连辞，将发复已，卒不能成就其说。及得足下二书，凡仆之所欲进于左右者，足下皆已自得之……仆虽庸愚，每读书，辄用自愧。今幸不为时所用，无朝夕役役之劳，将试学焉。力不足而后止，犹将愈于汲汲于世俗所争，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我不复能自强不息，故因书奉晓；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①元和四年，韩愈作长诗《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视迭嗟矜。幸同学省官，末路再得朋。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默坐念语笑，痴如遇寒蝇。策马谁可适？晤言谁为应？席尘惜不扫，残樽对空凝。信知后会时，日月屡环珥。生期理行役，欢绪绝难承。寄书唯在频，无吝简与缁。”^②韩愈元和二年至四年六月为国子博士，侯继时为太学助教，同在东都。已而愈除都官郎如前，而侯则往应河中之辟。面对同年，韩愈极淋漓感喟之致，于粗硬之中尽显老友本色。

韩愈与冯宿。二人及第后经常切磋诗文，愈《与冯宿论文书》：“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久不谈，聊感足下能自进于此，故复发愤一道。”^③此书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系于贞元十四年，时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嗣后，二人又同入徐州张建封幕。元和二年，愈以国子博士分教东都，作《答冯宿书》：“垂示仆所阙，非情之至，仆安得闻此言？朋友道缺绝久，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仆何幸乃得吾子！……然足下与仆交久，仆之所守，足下所熟知。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闻流言不信其行，呜呼，不复有斯人也！君子不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仆何能尔？……愿足下不惮烦，苟有所闻，必以相告；吾亦有以报子，不敢虚也，不敢忘也！”^④韩愈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贬所还朝，召拜国子博士，李翱《韩公行状》云：“宰相有爱公文行者，将以文学处公。有争先者为飞语。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⑤韩愈曾

①③④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②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

⑤ 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作《释言》以自解,“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①。冯宿肯定以所闻流言相告,以尽同年友“相箴规磨切之道”。韩愈遂作答书,展露胸怀,以报同年之情。元和十二年,韩愈、冯宿同从裴度东征吴元济,愈在幕中作《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诗,“幕中无事唯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夜宿驿亭愁不睡,幸来相就盖征衣”^②。二人交谊终老不衰,现存于集中《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诗^③,作于韩愈去世的前两年即长庆二年。

韩愈与崔群。愈长群五岁,贞元十八年欧阳詹卒,愈自书两通,其一即寄崔群。其年群与另一同年李博在宣州幕中,韩愈《送杨支使序》云:“当今藩翰之宾客唯宣州为多贤,与之游者二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群与博之为人吾知之:道不行于主人,与之处者非其类,虽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④群此前曾两度寄书相问,韩愈作《与崔群书》以答,乃谓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暇尤,窥之闾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⑤。元和元年秋,韩愈作《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用“赫赫炎官张火伞”状万株红叶之奇景以招崔群,“唯君与我同怀抱,锄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时清谏疏尤宜罕。……当忧复被冰雪埋,汲汲来窥诚迟缓”^⑥。七年又作《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诗与其唱和。^⑦

韩愈与李绹。《旧唐书》云韩愈于元和八年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⑧。当时宰相为武元衡、李吉甫、李绹。而绹实有擢携之力。十年,绹出为华州刺史,愈作《与华州李尚书书》,“愈于久故游从之中,伏蒙恩奖知待,最深最厚,无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奋励出奇,少所答遇。……华州虽实百郡之首,重于藩维,然阁下居之,则为失所,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待;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亲近药物方书,动作步趋,以致和宣滞;为国自爱”^⑨。同年友拳拳之心斑斑可见。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

② 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〇。

③ 同上,卷一二。

④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⑤⑨ 同上,卷三。

⑥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

⑦ 同上,卷八。

⑧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韩愈与王涯。永贞元年,韩愈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投王涯等人,^①冀其援引。元和九年,王涯赠诗,愈作《酬王舍人雪中见寄》。^②值得一提的是,元和元年及第的皇甫湜乃著名的韩门弟子,他也是王涯的外甥。

韩愈与陈羽。韩愈《落叶一首送陈羽》诗:“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③则可见韩愈与陈羽未登第时即相识。

贞元八年榜中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元和十年祭悼张季友,据韩愈记载,当时有王涯、崔群、许季同、庾承宣和邢册等六人。^④

另外,李观有《赠冯宿》^⑤,欧阳詹有《睹亡友李三十观姊归镇壁题诗处》^⑥,陈羽有《梓州与温商夜别》、《和王中丞使君春日过高评事幽居》、《和王中丞中和日》^⑦等诗,也说明他们在同年中的交游情况。

四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云:“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出者,非人也。”^⑧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观念。在这一榜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中,崔群的例子最耐人寻味。据《独异志》卷下载:“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公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札,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⑨(《南部新书》亦载此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评曰:“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⑩正是这种“施恩望报

①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

② 同上,卷八。

③ 同上,卷一。

④ 《祭虞部张员外文》,《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

⑤ 《全唐诗》卷三一九。

⑥ 同上,卷三四九。

⑦ 均见《全唐诗》卷三四八。

⑧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⑨ 唐·李冗:《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